

## 半生情謎

田中月子，我祖母的名字。你一定以為她是日本人吧！不是的，讓我告訴你：我的祖母曾使用過個日本名字，那是在大半個世紀以前，她的名字原來叫做「田昭月」一個很普通的女性名字，但在她身上竟有著極不平凡的故事，而且關係到兩個家族以及兩個男人。噢！不，是三個男人糾葛牽扯難以公諸於世的恩情愛恨，並且也關係到我……

祖母在五年前離開了人間，結束她愛過、恨過、努力過、掙扎過的人生。對於祖母我一直有些屬於小孩的依戀，小時候帶著我去看人生第一場電影，買來時鮮水果特別是大大的日本進口蘋果給我的是她，以及那時還十分稀有的巧克力讓我可以同學面前炫耀的也是她。祖母也教我唱她們那個時代的歌，還有長大後已經忘了的日本歌曲，因為大部分是祖母獨自在唱著，唱著那一部分屬於她和那個精彩複雜卻又動人心魄的時代的記憶。只是我那時候是怎麼樣也不會明白的。

所以，我想我是最合適整理祖母的遺物的人，就在三年前我開始打開祖母的五斗櫃，拿出一個她不輕易示人的方型漆盒……。漆盒其實是很平常的樣式，就是從前婦女用來放首飾的那一種，但是祖母卻將這只漆盒藏在五斗櫃的最底層，我也只有兩次看見祖母拿出這個盒子，一次是在我國中時的某一個中秋夜，看見祖母掀開盒蓋全神貫注地整理著裡面的物件，全然不曾察覺站在她身後的我。一次是在我大學畢業，賺到生平第一份薪水，買了祖母愛吃的紅豆羊羹，卻在她的房門口看見祖母望著那個漆盒出神，半晌才回過頭來回應我對她的呼喚[阿嬤！我買了紅豆羊羹喔！]

[哦！放著就好]她只是這樣一句，語氣中透著些無意，差點澆息了我滿心的歡喜，但就在祖母轉過身來，我看見了她眼角的淚水從她已見蒼老的臉頰滑下來，她遲緩地把盒子收起，擠出笑容看著我，我則是訝異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年祖母七十歲。

因為在我所有與祖母有關的記憶中，我不會看見祖母有過如此哀傷的神情，即使是幾年前我的祖父高文去逝的那個時候。所以我想當時我的表情一定很怪異吧！以致於後來祖母對我說了什麼話我卻是一句也沒聽進去。

然而，我卻從此對那只漆盒抱著極大的好奇，幾次想向祖母探詢卻始終沒有適當的機會，1995年祖母因心肌梗塞離開了人間，而我始終忘不了祖母那個哀傷迷惘的神情，即使在提筆寫下祖母半生情謎的此時，我仍然能清楚的記起祖母的那個表情。當我捧出那個漆盒時，我想裡頭必然收藏著祖母最珍惜的東西——現在我終於明白，那是她的青春、她的愛情以及她的回憶。

除了幾件首飾之外，盒中是一束泛黃了的信件大約十多封吧！全都是寄自一個叫「岡田和夫」的日本男人。我從未見過這個人或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母親卻語帶輕鬆的說：「妳阿嬤年輕時的戀人吧？是有幾個日本朋友的啊！」祖

母在日本統治期間受過女子高等學校的教育，她還曾經在一所公學校（現在則叫國民小學）當過辦事員，是當時被人羨慕的好人家的女兒，像這樣的女子被幾個年輕男子追求那是很天經地義的事。

祖母說一口流利的日語，我在大學裏選修了幾門日文相關的學分，應該是受了祖母的影響吧！基於略有日文讀寫能力，我便打開這幾封來自那個叫岡田和夫的男人信件。

（昭和二十二年 1947年）這是最早的一封信。

「月子：

近來好嗎？回到日本兩年了，戰後的日本真是蕭條！在東京已快半年的我還在找尋工作機會，日子卻也一天一天地過了，那天隨著被遣返的日籍人民上了輪船，我一直望著岸上，多麼希望能看到你出現在碼頭上，僅僅是揮揮手也好！但是你一直沒有出現，我想這樣也好！近兩年來一直沒有提筆給你寫信除了生活上的不順遂，大部分的原因月子你一定明白的。

毅的事我始終覺得慚愧，身為他的學長而且是最好的朋友，我竟然連毅心裏的苦悶都不曾察覺，月子：毅會諒解我嗎？我想我若不是因為厭惡軍部肅殺的氣氛，因而減少與毅見面，我一定能發覺他的痛苦進而阻止他的，月子你說是不是？

月子：對不起！想起了毅我就控制不住情緒，我一定要下決心把毅的事忘掉，不然我就將會帶著對毅的那一份歉疚過完我的人生了。月子你會想著毅嗎？或者你已經忘了他呢？

真的很想知道你的近況，高文好嗎？我不怨他真的，我相信他會給月子你幸福的，請接受我的祝福！

岡田和夫」

近五十年的收藏這一封信已經發黃，看完了信我才知道祖母年輕的時候曾經叫做「月子」，而信上提到的「毅」到底是誰？「毅」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昭和二十三年 1948年）

「月子：

你的回信讓我振奮，雖然已經過了半年，但是我真想告訴你，當我從信箱裏拿出你的來信時，我的手在顫抖我的心狂跳著。月子！你願意回信給我真的太好了！

月子：在這裏也要告訴你一些好消息，我已經在千葉的小學找到工作了，還是跟從前一樣當一位小學教員。這應該是最適合我的吧！因為那是我最初的選擇，教教學生的平淡生涯也正適合平凡的我。我想我會待在千葉很長的時間，當然我不能預測我人生的變化，就像我亦無法預料到會與毅一起

來到了台灣，遇見了妳一樣。啊！人生的起伏太大，這些我已不再去想它，目前生活大致已經安頓妥當，也漸漸不再一個人發呆老想起以前的事情，月子妳說說看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是很寡情？還是我的心已經冷掉了呢？

今天到一個經濟狀況很差的學生家裏去探訪（其實這樣的家庭目前的日本比比皆是），這學生叫做熊井耕二他的父親在硫磺島戰死了，熊井告訴我將來他一定要從軍也要學他父親為我皇軍殺敵，啊！月子我真想告訴他說：『那個戰爭已經結束了！你的父親也不會再回來了，別再想著那些事情！』但是我卻說不出口，月子，妳說我是不是很沒用？連一句厭惡戰爭的話也說不出口，臨走的時候孩子的母親紅著眼睛在門口送我，還給了我一大把她種的菜要我帶回來。

回到住處以後，我不知怎麼了老是想起毅，所以提起筆給妳給寫這封信，月子恭喜妳，原來妳已經生下了一個兒子，高文真是幸福啊！想到這裡我開始嫉妒起高文來了，孩子叫什麼名字呢？一定要寫信告訴我。

岡田和夫

註：寄上一個平安符，前幾天到神社求的，就給孩子帶在身上吧！這是和夫叔的一份心意。」

祖母回信中提起的兒子，正是我的父親高士弘。然而我對父親的印象其實已有些模糊，記憶中父親白皙英俊之外大概就是他的沉默寡言，這一點與我的祖父很不相像，祖父豪爽好客是個閒不住的人，家裏只要逢年過節，一定會有祖父的朋友上門擺桌喫酒小賭兩把，把家裏弄得熱鬧喜氣。而父親顯然不熟衷此道，就在我準備考高中的那一年春天，父親爲了救一個不慎掉入大排的小孩，自己卻被大水沖走失蹤，三天後父親的屍體被發現，那一天剛好是他四十歲的生日。

接著下來岡田和夫幾封話家常的信，內容儘是聊聊他的近況。似乎這位岡田先生已漸漸平靜了心情，教書的生涯看來蠻適合這位岡田先生。直到 1955 年（昭和三十年）那一封不尋常的信……。

（昭和三十年 1955 年）

「月子：

近來好嗎？特別是士弘我真想見見他呢！寫了好幾封信盼能寄幾張照片來，怎麼月子妳都沒有寄來呢？士弘長高了吧？日子過得真教人不知道說什麼好，真快啊！轉眼間妳我都有十年沒有見面了吧？

寫這封信給月子妳是希望妳能來日本一趟，毅的妹妹友子兩個月前到千葉來看我，友子臨走前交給我一個紙袋裏面是一本舊的記事本，她說這是毅在遺書中指示要她保管十年後再交給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為何要等十年後才交給我呢？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月子，我不得不告訴妳，妳比任何人都應該擁有它！所以月子啊！這本記事本我一定要親手交給妳。

當年毅雖然沒有留下半句話給我（當時我還曾經怪他），現在我才知道毅把他的感情藏的這麼深，蠢笨如我當然是不會察覺的。毅所要表白的話都在這本記事本裏，我一定要親手交給妳，不管妳是否曾經懂得毅的一片深情。請妳務必到日本一趟，我會在這裏一直等候妳的到來。

岡田和夫

祖母顯然沒有到日本去，因為接下來的幾年中，岡田和夫不斷寫信催促祖母，最後不知祖母回信中寫了些什麼令岡田和夫大為失望的話，他也就不再提起要祖母到日本的事了。這一封我所謂「奇怪」的信是因為岡田和夫提到了毅留下的那本記事本，似乎隱藏著一件極大的秘密，關係著那個叫「毅」的男人他的生與死、他的感情與我的祖母有著關聯？

（昭和三十六年 1961年）

「月子：

近來好嗎？我決定到法國留學了，因為不能忘懷妳的一切，以及懷著對毅的愧疚我無法接受別人的感情，雖然我已經過了你們中國人所謂的「不惑之年」，為了逃避家人的關切以及中村校長的女兒，我向巴黎的一所大學提出了申請，幸運地獲准了。下個月我就要動身到法國去了，月子不用再寫信到日本來了，我會從法國寫信向妳報告近況。

岡田和夫」

岡田和夫寄自日本的信，在這一封之後就告一段落了，至於他在法國的期間是否曾與祖母聯絡就不得而知了。在讀完約有十多封信之後，我開始建構月子、和夫、毅三人之間的關係；岡田和夫似乎一直愛著我的祖母，而毅也是。但是祖母卻嫁給了我的祖父高文，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我的記憶中祖母絕不是一個寡情的女子，我自幼由祖母帶大（我的母親是一位能幹的職業婦女，父親意外亡故後，她接手父親代書的業務之後就更忙碌了）。祖母溫靜優雅（即使在她年老之後亦是如此）對我尤其慈愛，我不相信祖母會不明白那兩位男子的情意，特別是我曾目睹祖母望著漆盒中的信件流淚的那一幕，只是我沒有想到事情的發展會是這樣……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臺灣發生了百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地震，那一段日子臺灣人民歷經了最令他們心碎恐懼的日子。由於我的老家就住在受創最嚴重的災區——南投埔里，雖然家人無恙，但是龜裂的牆壁和樑柱已然宣告這棟近百年的老宅勢必要重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一封令人驚訝的信，一份來自遠方的關懷。

字跡是再熟悉不過的，不就是這一陣子以來縈繞在我腦海中那位岡田和夫的筆跡嗎？他表示幾年前就從友人處得知我們一家遷回到了故里，但是害怕故舊情誼已隨時間凋零的心情下，卻一直無法提筆寫信，直到這次臺灣發生了百年來最大的地震，由於懸念故人才來信問訊。「岡田和夫」這個名字早不知在我心中鐫刻了多麼深的刻痕了，沒想到這位祖母的故人還健在！

興奮加上與日俱增的好奇心，我沒有多作考慮便回了信給在日本兵庫縣的岡田和夫，我告訴他「月子」也就是我的祖母已經在數年前過世了，由於整理祖母遺物的因緣下，我知道了祖母年輕時的一些往事，我向他表示希望能幫助我解開心中的某些疑竇，並且我表明了希望能拜訪他的強烈意願。

兩個月後，我踏上了東京的街頭。

初冬，在日本已見寒意，這個島國我並不陌生，也曾來過兩、三次，但是之前那種旅遊瞎拚的心情和此番重來是截然不同的。我想到明天就要去尋訪那位「岡田和夫」，此刻我雖然已經躺在飯店房裏舒適的床上，卻按捺不住興奮莫名的情緒，就怎麼也闔不上眼，把那十幾封信件的內容，一封一封地在心裡回想一遍。當然來到東京的第一個夜晚，我失眠了！

兵庫縣這個淳樸寧靜的鄉間，我終於見到了岡田和夫，對於一個八十歲的老人而言，岡田先生無疑是相當健康的，也許是由於退休後就住在鄉間，他看上去沒有想像中的老邁，尤其是他背負著塵封了半個世紀之久的往事，多少年來盼著月子前來一晤而不得的遺憾，以及對摯友傷逝的情結，這一切在岡田和夫平靜的臉上似乎無從察覺。

或許是看穿我心中的諸多疑問，岡田和夫起身打開書桌抽屜，取出一包經過細心包裝好的牛皮紙袋，「這就是我最大的牽掛了，很高興今天妳來了。終於可以交給月子的後人了。」岡田和夫說。

「這是什麼？」我其實是明知故問，這一包東西應該就是五十多年以前，「毅」輾轉交由他保管的記事本。

「記事本，藤原君當年留下來的。」這是岡田和夫的回答。

「藤原君？是藤原毅嗎？」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名字，原來他叫做藤原毅。岡田和夫點點頭，微微一笑看著一臉驚訝的我。

「能告訴我關於藤原毅的事嗎？」我急切的問起這一個人，心裏卻微感不安。「他到底是誰？為什麼您和祖母似乎都與他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呢？」

岡田和夫沉默了好一會兒，點了點頭卻不說話，重新沏了一壺茶，慢慢地擦拭著茶壺，然後是茶杯，緩緩的動作讓人感到日本的初冬竟有些燠熱，我起身脫去外套再度坐回沙發時一杯琥珀色的茶湯已經擺好在我面前。

「那是很久很久的故事了」岡田和夫開口說了這麼一句話他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大有說來話長的意味。

昭和十五年，我從師範學校畢了業，那一年的夏天我決定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闖闖，那個陌生的地方就是臺灣。年輕而有著理想的我總是懷抱著滿腔熱情期待著新的生活，於是我簡單收拾了行囊，買了張船票就準備航向一個全新的未來。

就在上了船的那天，我吃過晚餐走到甲板上想吹吹風，我看見一個男子背對著我站在前方，當我一步一步靠近他時，那個男子卻轉過身來，我看見他的側面：那是一張俊美極了的臉，當他望著我的時候，飽滿光亮的額頭下那一雙

清澈明亮的眼睛，閃動著幾近透明的光彩。那一雙眸子至今我仍不會忘記，他是毅，藤原毅。

「岡田兄，還認得我吧！」他喊著我的名字，那是熱誠爽朗的聲音。

「毅！幾年不見了啊？這一向可好？」認出了他正是與我同鄉的童年好友藤原毅，我們同是兵庫縣人，藤原家族是本地的望族，尤其是毅的父親任職軍部是高階軍官。毅是我的學弟，從小我們便玩在一起，涉溪捉魚或是到森林去玩尋寶遊戲，毅當時年紀雖小，卻總是大伙的首領。

「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岡田兄，你想到臺灣去？」

「是的，我申請分發到臺灣的學校服務，這一趟就是去報到的。」我說。

毅朝著我一笑，自小我特別喜歡這個學弟。喜歡他的笑容，他笑的時候嘴角向上揚，那真是相當優美的線條，每次看見毅的笑容常會令我心情好轉起來，毅是個會帶給人溫暖的人，我常這樣想。

「岡田兄，我也要到臺灣去呢！不過我是去渡假的，這個夏天一過我就要到軍事學校報到了。」

「軍事學校！令尊的意思？」

「不錯，其實我早就料到有這一天，別說是因為我父親的因素，現在我皇軍正投入太平洋戰爭，我想我只能有這一個選擇了！喔，不說戰爭的事我知道岡田兄最不喜歡這些了，不過我真替岡田兄高興能朝著人生的夢想前進呢！」

這個晚上，我和毅站在甲板上吹著風，望著海上的明月，就這樣聊了一夜。

幾乎船上的所有時間我都是和毅在一塊兒，甚至到後來還和別人換了床位和毅同艙而眠，除了回憶年少時我們所做過的荒唐可笑的事，談的最多的是我們將來的夢想；毅的夢想是到英國唸哲學，然後在歐洲的鄉間寫生，實現他成爲一個既爲哲學家又兼藝術家的願望。毅的確有那天份的喜歡思考喜歡辯論，那幾個同室而眠的夜晚，我從毅身上獲得不少這方面的知識，毅的表達力強，所以儘管是深奧難懂的哲學，從他的口中說出來便像爺爺奶奶說的故事一樣有趣！

而我便平凡多了，自幼在務農的家庭中成長，師範學校畢業然後成爲一個教員，便是我我最踏實的夢想，然後能和生命中的女孩相遇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生一堆可愛的孩子……

「岡田君，這才是一個美麗的人生呢！」毅對著我說，我知道由於毅將要從軍，他的夢想一時是無法實現的。

「所以趁這個夏天我要作一次生命中的冒險！」毅說話時眸子閃動著光芒，從他的眼眸中我看到了一個熱情的靈魂，迫不及待的想要迎向他的未來，然而他的未來似乎被框住在一個打不破的畫框裏，畫幅裡是殷紅的烽火，多少人高唱著「前進！前進！」軍歌的激昂，也是多少人心裡最深的夢魘。

毅就在那一個夢魘中，我內心感到不安，想向毅說但就是說不出口。

我和毅在基隆港口道別相約再見面，那時我應該安頓好自己了。我即將任教的學校位於台北的大稻埕，大部分是日本小孩也有一部分台灣人的孩子；

他們大都已順應我日本「皇民化」的政策取了日本姓名，而這些臺籍人士的孩子便是我擔任級任導師的班級成員。

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認識了那個女孩－「田中月子」，她是一個臺灣女孩，受過女子中學的教育，在學校裏擔任行政工作，人地生疏的我十分需要像月子這樣的人，幫忙我打理一些瑣碎的事。月子熱心的給予我許多協助，包括陪同我去訪視臺籍學生的家庭，這也是我工作上的一部分，因此和月子在工作時間外有了單獨相處的機會。月子溫婉美麗熱情而開朗，和她相處感覺很自在沒有拘束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常盼望著週末的到來，我可以用同樣的理由約她出來。

「岡田老師，這是最後一次了喔！下回你得自己行動了。」似乎已經察覺出我的企圖，月子笑著對我說。但是我知道只要我再找個藉口，月子同樣會愉悅的答應我的邀約。

藤原毅比約定日子晚了近一個月才出現在我面前。看到了神情愉悅的毅，我早已把前些日子感受到的不安拋在腦後了，他沿途寫生作畫把整個臺灣島給走了一圈，人曬黑了原本俊美的臉龐更見幾分健朗。

我邀請毅與我一起住在學校宿舍裏，有他在我也變得健談，放學後毅早已把晚餐準備好（毅的手藝不錯），有時我們還喝了酒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當然我向他提到我的同事月子小姐，毅顯得十分有興趣，嚷著要我談談這一段日子以來與月子交往的情形。

「岡田兄，才幾天不見，你真是令人不敢相信！」毅臉上滿是捉狹的表情。

「別再說了，不像你想的那樣。」我不好意思的打住了毅的話題。

第二天我卻約了月子跟毅見面，我們三人到大稻埕廟口的食堂吃了飯，毅活潑健談說起他在島上的行腳，讓沒有到過南部的月子聽得入了神，我望著喝了點酒臉上泛起紅暈更爲美麗的月子，和講起自己的旅遊見聞眉飛色舞的毅，突然心頭一悸，直覺得這真是一對相配的璧人，但是隨即便被心中的一絲妒意給打消了念頭。

走回宿舍的途中，我因爲思索著那一個念頭而很少說話，毅也一反平常的談笑風生而有些沉默。這一夜我很早便上了床睡覺，但卻輾轉難眠。隱約看到外間的燈光亮著，毅坐在書桌旁不知是看著書還是寫些什麼？這個夜晚我和毅都是失眠的。

接下來的兩個月裏毅、月子和我時常見面，我們三人相約散步釣魚，也爬爬臺北附近的小山；有一回我記得毅藉故腳扭傷而走在我們後面，故意與我們保持距離，這和他總是蹦蹦跳跳一會兒拉著月子採採路旁野花，一會兒走到我旁邊東南西北的扯著話頭截然不同。我忍不住向毅提出了我的疑問，「怎麼了毅？今天很不一樣喔！」

「有嗎？我只是腳傷沒什麼大不了的！」

「別騙我了，毅你是不善說謊的，你瞧現在不是走的好好嗎？」被我揭穿

了秘密似的，毅有些不好意思低著頭不發一語。

「毅，你是不是心裡有事？別瞞我了，我看得出來你對月子……」

「不是的，岡田兄，我不是爲這件事情……」

「那是爲什麼？」我一聽真有些不敢相信，難道我這些日子以來的觀察錯了嗎？

「月子小姐真是很讓人心動的女孩，我承認也喜歡她。但是岡田兄你知道嗎？往後的這幾年我的人生會有什麼變化，我能掌握的不到十分之一，這樣的我是無法給任何人幸福的。因此，月子小姐的幸福就拜託岡田君你了，你是最適合月子的人。」毅一個字一個字清楚的說出這一番話，至今我回想起來還彷彿昨日。

「過幾天我就要回日本了，就要與岡田兄分別了，心裡有些難過所以才不說話。」毅說出讓他悶悶不樂的「真正」原因，有意淡化他的不捨似的拍拍我的肩膀，露出相當俊美的笑容。「走吧，我們去喝一杯！」毅這會兒又開開心心地拖著我走上街去。然而我心裏卻有一點迷惘，就在舉杯對飲中我與和毅仍然無話不談，只是這一次聊啊聊的最後我們聊到了戰事。

那個時候，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主張，正被野心旺盛的軍事家如火如荼的推動著，對中國的作戰也已經開始，有許多像藤原毅這樣的年輕人陸續走上戰場，投入這個大時代的洪流中。一個強力的漩渦，像磁鐵般吸住這些年輕人；我厭惡戰爭，但我懷疑像我這樣拒絕那塊巨大磁鐵的能有多少人？不管他們是否出於自願，我看到一批一批的年輕男人投入這場戰爭中，他們有的進入軍事學校或直接走上戰場，他們有的迅速犧牲成爲戰火下的灰燼，而我眼前的摯友—毅，就即將步上他們的後塵？

「岡田兄，那麼就此告別了，雖然我不是自願成爲一名軍人，也沒有強烈的意願，不過我不能違抗父親的意思。」毅說著這句話時那無奈的神情，這是我很少在他的臉上看見的。

毅回到了日本，也依照計畫進了軍校，這一段期間毅很少與我聯絡，信件不多而且也極爲簡短，漸漸地我也就不再那麼記掛著他的事情，而月子與我之間則是繼續維持著比同事關係更深一層的感情，我依舊約她出去吃飯然後走一段路再送她回去，也只是如此而已。雖然有幾次我認爲適合的機會想向她表明我對她的心意，月子總是機伶地打斷或岔開我的話題；心裡雖然納悶但個性保守含蓄的我，只好把對月子的感情一再一再地壓抑下來。

直到有一次，我看見月子被一個健壯黝黑的年輕男子用腳踏車載著，月子的手臂環抱著這個男人，她的臉頰貼著他的背脊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這樣的笑容月子從來不曾對我展現過。我的心開始往下沉，沉到深海裏去了，我與月子始終無法進一步成爲戀人，我想我總算找到了答案。

那個男人叫高文，是月子青梅竹馬的玩伴。聽人說到過外地讀書，後來不知怎的又回來了，也只知道這些其餘的就不清楚了，當時我真像一隻鬥敗的公

雞失魂落魄的走回宿舍。接著幾個月裏我盡量避免面對月子，放學下了班就躲回宿舍，我實在不願意再看見月子和高文出現在我眼前。

啜了一口茶，岡田先生停頓了下來。這一段空白的幾分鐘他沉默不語。令我覺得有些不安。

再見到藤原毅是三年後的事了。

昭和十九年太平洋戰況吃緊，日本皇軍大力徵調兵力，許多的臺籍青年紛紛被徵調到南洋作戰，就在那個時候，毅再度出現在我眼前。那時候的毅已經是一名上尉軍官，挺拔的身影和一身的軍裝極為相稱，他隨著父親的藤原軍部來到了臺灣，毅看起來極為健朗也比三年前壯碩，舉手投足之間也沉穩許多，他依然那麼的英俊還多了幾分自信與成熟。對於我這個學長仍舊敬愛有加，但不知怎的我竟找不到原屬於毅的爽朗與熱情，偶而他臉上也曾掠過一絲冷漠的表情。

與毅第一次別後重逢的酒敘兩人聊了許多，聊到深夜終於聊到了月子。

「月子好嗎？」我點點頭，我看見毅臉上有著期待的表情，那似乎在問我「然後呢？」

沒等毅開口我就把這近三年的情形向他說了個大概。靜靜聽完我和月子之間的變化，沉思半晌他才說：「岡田君，我離開前不是對你說過只有你才能給月子真正的幸福，你怎麼不向她表白呢？還有高文的人品如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怎能都沒有弄清楚就先逃避了呢！」

毅激動地搖著我的肩膀，那一刻我看見了自己的懦弱與退縮，我竟然在自己的人生的戰場上先做了逃兵！

但是毅的激烈反應，也叫我心頭一緊，兩年前我倆交心話別的那一晚情形又清楚的浮現上來，面對眼前的毅，看到他因心急而漲紅的臉，我卻悔恨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口。我恨自己缺乏勇氣，心裡明明喜歡一個人嘴巴卻悶不吭聲，覺得真是愧對眼前的毅，尤其當我看出毅對月子也有著同樣的感情時。

「岡田兄，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逃避，我一定會面對她把事情弄明白……岡田兄，你甘心嗎？」

我搖搖頭「藤原君，如果你曾經像我一樣目睹月子和高文兩人在一塊的情形，你就會明白我的感受！」

毅顯然沒把我的話聽進去，他把酒一口喝完說：「我不放心，就算是青梅竹馬我也要弄清楚一些事情。」

在我眼前回憶著往事的年邁老者，以緩慢但小心的動作打開放在桌上的紙袋，拿出一本陳舊但保存的很好的記事簿，翻到其中一頁示意要我看下去。

「我回來了，基隆港口的海風疾吹天空飄著雨絲；但我的心頭狂熱，將感情埋藏的我，這次我一定要用心灌溉我乾荒的心田。三年前我不敢表明，不敢爭取月子的感情，除了因為岡田學長的緣故，真正的原因是為了這場戰爭。」

對於生命沒有把握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夠給月子些什麼？所以我退出這一場競賽，三年來不論是在讀書、受訓、還是在戰場上面對敵人的時候，讓我時時想起的就是月子的身影，那個可愛的台灣女孩。」

（昭和 19 年 8 月 12 日）

「但是我能怎麼樣呢？也許月子已經是岡田兄的妻子了，如果是這樣我只能將自己的感情藏起，就如同東京的櫻花繽紛怒放之後霎時凋零，我將不再提起，將那一份來不及表白的愛情深深埋葬。」

（昭和 19 年 8 月 15 日）

「啊！真想告訴全世界的人，告訴他們我的內心有多麼狂喜！這一次我絕不逃避，那一夜和岡田兄談過後，我給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月子請給我一個機會啊！」

（昭和 19 年 9 月 3 日）

「掩不住心裡的激動，我一定要見到月子！下午換下了軍服，我到月子家去找她，她沒有太多的訝異，表示早已知道我回來，還怪我現在才出現（天啊！這是真的嗎？）月子的一顰一笑還是牽動著我的心；和月子到河堤散步，啊！我終於按耐不住對妳說出我內心的話，月子，妳叫我給妳時間是嗎？兩年、三年還是一輩子呢？」

（昭和 19 年 9 月 12 日）

「眼前的檔案中，我翻出了高文的資料，該怎麼告訴妳真相呢？高文是一個和我皇軍作對的人哪！月子，這太危險了，我必須阻止妳！」

（昭和 19 年 10 月 29 日）

看到這一段段短短的文字，我疑惑地望著岡田和夫，「高文？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幾乎失態地叫了出來。

「是的，我作夢也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或許這就是我們這幾人糾纏一生的結吧？妳再看下去！」

於是我順著記事簿的日期，一頁一頁的看下去。

「月子告訴我早已知道高文的身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月子，妳真是個傻女孩，高文所作的一切都只會拖累妳而已，離開他！月子，我求妳！」

（昭和 19 年 12 月 2 日）

「今天是我们日本人的新年，軍部裏的小林、吉田和佐佐木邀我一起去喝酒，因為是過年也就沒有拒絕，但是我實在不習慣召來藝妓陪酒助興的老規矩。靠近那些塗了厚厚的粉，擦了紅紅胭脂看不清五官的女人我就渾身不對勁！為了不讓人看笑話，我假裝若無其事酒喝得很盡興，擁著一名忘了名字的女人入懷，但妳知道嗎？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月子如果是妳，我不知道有多麼幸福？」

喝過了酒，我早早告辭，就往月子家走去，（為什麼我老是走到這一條路上來呢？）已經深夜了，月子也許入睡了吧！那麼就在月子家門口站一會兒吧！

還可以利用這一小段時間讓逐漸清醒的腦筋想想我和月子可有未來？」

(昭和 20 年正月)

看完這兩段，我抬起頭來，看見岡田先生闔起了眼睛，不知道是在沉思呢？還是在假寐？此時我腦中浮起的是一個陷入苦戀的年輕男人，這個叫做藤原毅的男子，正因為愛戀著我的祖母—田中月子，精神上正受著煎熬，這段糾纏了半個世紀感情，受苦的應不止這兩個人吧？眼前的這個八旬老人，他一生未婚他所受的煎熬應該比任何人都來的多吧！

「那一個初春夜晚，溫煦的風吹來，宣告春天的來臨，而我內心的寒冬正待開始，看到月子堅決的態度我怎麼也改變不了她的心意了吧！更叫我震驚的是原來這次炸了軍火庫，月子也有一份，天啊！月子不逃避不隱瞞的態度叫我痛苦到了極點！」

(昭和 20 年正月 20 日)

「毅君，我感激你對我心意，但是你的好我無福接受！」；「毅君，再說下去，我無法向你說不！但是高文不能沒有我，毅君，對不起！」

這些是月子對我所說的話，每一句都是殘忍的事實，雖然我也感受到月子眼中的徬徨，明白月子對我也不是全然無情，但她仍堅決的拒絕了我！這全是為了高文那個男人嗎？還是因為我是一個日本人？」

(昭和 20 年 2 月 9 日)

「關於高文的事，我苦思著該如何向月子解釋？釋放他吧！毀去一切資料這樣也保全了月子，不是嗎？身為一個情報官，如果這樣做該怎麼向上面交代呢？高文已經逮捕到了，我已能想像他的命運，那月子該怎麼辦？」

我真的大袖手不管，高文死了月子也許就會投入我的懷抱。想到這裡我的臉頰發燙，正像我就執行著劊子手的任務！我的心因激動而興奮，天啊！我在做什麼呢！但是月子會恨我一輩子，如果因為這樣而得到了她，那又算什麼呢？我藤原家的男人怎會如此沒出息！」

(昭和 20 年 2 月 21 日)

接下來的一段記事看得我怵目驚心，藤原毅全以紅墨水的鋼筆書寫，字跡潦草顯然他的心裡受到極大的衝擊。

「每當我心亂的時候我會練劍，那是我藤原家的修身方式，也是這幾年來我管住自己，不讓這顆野馬般的心衝動闖禍的唯一方法，父母親還有大哥勇一郎，妹妹友子，甚至摯友岡田君他們都沒有真正了解過我……我並不像外表看起來那樣堅強，我的心是會受傷的。」

但是我要把心修補起來，永遠不讓人看見我心裡的傷痕。月子傷我不輕哪！心痛心亂的時候我只好舉起木劍，狂亂的在半空中飛舞，那是我的雙手正向著命運掙扎……

天啊！我做了什麼事？月子來時我渾然不覺，不知道她在門外看(站)了多久？當我舞完了劍轉身看到月子的時候，發覺她臉上掛著兩行淚痕，一直看著

我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看著我，我被她看得有些心慌。

天井中的月光透進屋子裡來的時候，月子已經在我的懷中……她主動向我獻出了她自己，而我沒有拒絕……所有的痛苦與徬徨都轉身化為激情與愛慾。我知道我做了什麼！那一夜我非常幸福。」

（昭和 20 年 4 月 26 日）

「高文應該已經離開了台灣，我安排他搭船到菲律賓。」

（昭和 20 年 5 月 13 日）

「然後，我該面對自己的問題了！做一個軍人我有愧職責，放走抗日份子燒毀情報資料，我會被判什麼罪呢？藤原毅！你的未來已經玩完了！」

（昭和 20 年 5 月 16 日）

「決定以這樣的方式向父親謝罪，應該是最後的告別，我將不再見月子，怕見了她我就下不了決心，月子！因為愛妳，我不悔！」

（昭和 20 年 5 月 27 日）

這是藤原毅寫下的最後一段文字，我的眼睛直直地盯著最後那一行字，「月子，因為愛妳，我不悔！」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形容詞來描述我複雜又混亂的心情，岡田先生告訴我，當他被帶到軍部裡時，藤原毅已經處於瀕死的狀態了！

「切腹？」我大吃一驚，才從沉思中走了出來。

「是的，5月28日的清晨我趕到軍部時，藤原毅虛弱得只是喘息，他身上的白衫早已滲滿血水和汗水，他一句話都沒有再說，只用他的一雙眼睛看著我。我讀得出來他眼中的不捨，還有太多想告訴我的話，但我始終不明白，毅的眼睛為何依然是那麼地清澈，比我看到的任何時候還要好看！我看著這雙幾近透明的眼眸，漸漸闔了起來，我知道毅走了！」

「然後呢？」我像一個急於聽到故事結局的孩子。

「妳是說我們這幾個活著的人？」岡田和夫笑了，笑容底下躲著絲絲蒼涼。

「後來，廣島和長崎遭美軍的核子彈轟炸，結束了這一場既殘忍又無情的戰爭，高文在戰後立刻從海外回來，妳的祖母便與高文舉行了婚禮。在他倆的婚禮舉行之前我就離開台灣，後來的事妳看過了給我給月子的信後，都已經明白了不是嗎？」

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想起行李箱中帶著來到日本的那十幾封陳舊的信，竟牽引出這一場糾纏在半個世紀之前的愛情故事。

我告別岡田和夫，離開了他的住處。暮靄中他向我揮揮手，在計程車正要開走的那一剎那，我看到老人的眼眶竟是一片濕潤。

回到了飯店再次打開祖母珍藏的盒子，想把藤原毅交給和夫先生的記事本一起放入，我把岡田和夫的信件一封一封取出來。在這些信件的底層，祖母用一條錦緞帕子當作襯墊，突然我若有所悟地拉開這一條帕子，我發現錦帕的下面是一張發黃的黑白照片，照片裡的人身形挺拔，日本軍官的服飾極為合身，

我立刻想起岡田和夫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那是一張極為俊美的臉，極為好看的眼睛清澈無比，緊緊抵住的嘴唇有著極為完美的線條。

我的心頭一熱，我想我都明白了……我的祖母半生情感所繫，是這張照片裡的人。祖母將這只盒子收藏的如此妥善，尤其是錦帕下的這一張照片，應該就是讓她凝視傷懷的所有答案吧！照片背面貼著一朵不知名的小花被壓得極平。早就乾掉的一朵野外常見的小花，花瓣的形狀完整無缺伸展得極平直，彷彿是生命的印記訴說著原本不會被世人知曉的一段故事……

甚至連岡田和夫也不知道的事，望著照片中那位俊俏的年輕軍官，我想起在四十歲那年因救人而意外身亡的父親，我想我什麼都明白了。

下了飛機，搭上一輛計程車我直奔南投埔里的家，車上正播放著黃乙玲唱的一首歌——『愛情的酒攏袂退 醉到何時才會醒 感情這呢長 青春這呢短 不通放阮孤一個 愛情的酒攏袂退 傷心何時才會過 心內的話 還剩這呢多 欲講恐驚無機會 』

「感情這呢長 青春這呢短」我反反覆覆唱著這兩句，不就是祖母和藤原毅，甚至是岡田先生的一生嗎？

下一趟，我想我該去尋訪的應該是藤原家吧！

（完）